

懷念李石曾先生

黃天邁

浪跡天涯憶舊遊之十

(本文插圖刊31頁)

高風亮節布衣卿相

李(煜瀛)石曾先生簪纓世胄，早歲衝出舊藩籬，吸取新思想，獻身革命，與張(人傑)譚江及吳(敬恆)稚暉二老同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及民國元勳。讜言高論，豐功偉績，前人已寫過不少，不待贅言。我兩度於役法京，多蒙李先生照拂，常隨杖履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茲將交往經過及親歷舊事追敘片段，聊表傾慕之忱於萬一。

李先生於前清光緒年間(一八八一)出生於河北高陽宰輔世家，在君主專制及八股科舉羈絆之下，卓然獨立，醉心平民自由思想，奔走革命，肇建民國，畢生以救國救民救世界為己任，才識恢奇(國府褒揚令句)，眼光遠大。李先生堅守「進德會」會約，不做官，貫徹始終。但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、北伐、清黨，促成東北易幟，完成統一，弭亂除奸，對日抗戰，鏖伐敵僞，勝利後督導復員，都積極參與，發揮深厚影響力。他不以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」為藉口，推卸對國家應負之責任。至於致力文教、保存古物，促進

中法文化交流，澤被青年學子，宣揚中華文化，致力國民外交及國際組織，足跡遍天下，席不暇暖，老而不倦，更非常人所能及，國父勉同志「要做大事，不做大官」，李先生確已做到。李先生曾被提名出任高官，如監察、考試院院長、教育部長、河北省主席、駐法大使等，李先生做履尊榮，謙辭不就，往往薦賢自代。遇國家大事，無論內政、外交，幕後籌籌顧畫，成效卓著，較之實職負責官員，有過之無不及。高風亮節，中國近代史中，很難找出第二個人。

追求新知崇尚自由

李先生在廿一歲時(一九〇二)，隨欽差大臣孫寶琦前往法國。補習法文後，往南省下庇瑞尼(Basses-Pyrénées)首府蒙達尼(Montaner)入實用農業學校(Ecole National d'Agriculture Pratique)，以最優等畢業。後入巴黎巴斯德學院(Institut Pasteur)，專攻生物化學。精研實用科學外，涉獵新思潮書籍，結識地理學大師瑞克呂昆仲(Elisée et Paul Reclus)。他兄弟二人為李先生介紹自由思想名著，如

俄國克魯泡特金(Peter Kropotkin)及法國普魯東(Pierre Joseph Proudhon)等著作。法國大革命後，以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為立國精神，革命潮流蔓延至世界各地。帝俄在專制淫威壓制之下，革命理論及實行家羣起。列寧(Nikolai Lenin)的共產主義及巴古寧(Mikhail Bakunin)的暴力無政府主義應運而生。如眾所週知，列寧奉行馬克斯的唯物史觀，創組共產黨。巴古寧以暴力、暗殺、製造恐怖為革命手段。克魯泡特金則採中間路線，他既反對巴古寧之暴力革命，也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。他主張組織「公社」(Commune)，以自由契約為基礎，實行社會經濟互助。法國普魯東以改良社會主義為號召，否定私有財產，反對權力約束，主張和平革命，被稱為「無政府主義之父」。李先生接受克、魯二人理論之精華部份，反權力、反專制、崇尚自由、實行民間互助。無政府主義多理論、少實行，不同共產主義之有嚴密組織，實行滲透、顛覆，危害世界。西班牙內戰期間(一九三六—一九三九)，無政府主義會一度抬頭，逐漸式微。我國極右國家權力派及共產黨都為李先生扣

上「無政府主義者」的帽子，是政治宣傳伎倆。李先生受克、魯二人反極權、崇尚自由及實行互助理論的影響則有之，他從未宣傳過無政府主義，也未組黨，先後為同盟會及國民黨中堅份子，不搞派系自立門戶。他擴大國內民間互助為世界人類互助，由「以建民國」至「以進大同」，並不違背國父遺教。如果說李先生是國民黨自由份子，庶乎近之。

李先生留法前在家塾受業時，即當自由思想。天賦才智外，多受業師齊（映亭）令辰先生之薰陶影響。齊氏為新學泰斗，有反清復明的潛在意識，具世界眼光，研習西方學術、思想及制度。齊氏後以被誣為「二毛子」為拳匪所害。（拳匪稱親西方的中國人為二毛子）李先生對其恩師念念不忘。他常說如齊氏當年從政，必倡新學、行新政，其成就當不下於張（之洞）香帥。李、齊兩家幾代交情，親如一家人。齊氏三子竺山、如山、壽山都參與李先生事業，晚輩亦多受提攜。李先生重親鄉親，其來有自，但李先生並不排斥「異鄉人」，如湖南之蕭瑜、江西之陳和銑、四川之劉大悲諸君，贊襄李先生文教事業，皆斐然有成。

李先生生活平民化，說話緩慢，字字清晰，藹然可親。對人無論尊卑長幼，都稱「先生」（親信至交除外），極少用官銜，如稱蔣委員長介公為「蔣先生」，稱顧維鈞大使為「顧先生」。他說法國人稱呼人一律為「先生」，是真正平等。他不喜人稱他為「老」或「公」，平輩、晚輩都稱他為「李先生」。

致力文教進軍世界

一九〇七年，李先生在巴黎與張靜江、吳稚暉二老創立「世界社」，發行「新世紀週報」，鼓吹革命，開留法學生維新風氣之先，為國父所讚許。李先生本禮運篇的大同思想，倡導世界主義，目的在建立一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安和樂利世界。以自由世界的國際組織為活動範疇，使全人類獲得自由，進而達到世界大同。共產黨企圖赤化全世界，有國際組織，與自由世界鬥爭。自由世界各自為政，反共國家孤軍奮鬥，親共的委屈求全，聯合國只做官樣文章，一任所謂第三世界叫囂，甘受共產黨利用操縱。自由世界必須團結，退而自保，進而為全人類爭取自由。李先生為世界主義奔走，「世界社」由國內至海外，作多種國際活動。世界社團國際聯合大會曾在紐約、巴黎、南美召開，參加者極為踴躍。李先生深信，人類不毀滅則已，最終歸宿必為世界大同。此種構想遠超過無政府主義之互助論。李先生說他好走遠道，往往曲高和寡；但持之以恆，日久必如基督教之由晦而明，由衰而盛，定有理想實現之一日。在國際活動中，李先生宣揚中華文化，不遺餘力。日內瓦創立國際圖書館，曾捐贈李家之藏圖書珍本數千冊以為首倡。圖書館後遷烏拉圭，加強中南美文教工作。李先生以八、九十歲高齡，僕僕風塵，往來臺北、南美間，從無間斷。

李先生與吳稚老等發起組織「勤工儉學會」、「華法教育會」，創辦北平及里昂中法大學，

促進中法文化交流，資助學生留法。李先生以留美為當時風尚，手續麻煩，費用高昂，多數自費學生無法成行。美國人錢多，能以優厚報酬網羅第一流學者任教，故大家都以美國幾所有名大學為求學理想園地。但美國學術文化來自歐洲，法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教學與研究水準不讓美國，留法費用偏低，故鼓勵「勤工儉學」留法。應召者先後也有數千人。此輩留學生人才濟濟，學有專長而成就非凡的人數不少。當然也有窮困流落，久滯不歸的。廿一年，李先生籌到一筆專款，資助儉學生回國，委託我代為辦理。李先生不慣官僚習氣與作風，儘量避免與使領館打交道。我在駐法使館主管僑務，經常照顧學生及華工，有關學生華工事宜，李先生都私人委託我代辦，我接受志願回國同學之申請，發給船票及旅費。初辦時有人將領到之船票轉售不歸，故轉託駐馬賽領事陳忠鈞於登輪時親發船票，以防弊端。申請回國的有五百多人，實際上成行的不到半數。李先生如在巴黎出面，必受學生包圍，種種請求，不勝其煩。我代為出面，有轉圜之餘地，較易應付。李先生關心學生及華工生活，我先後在駐法使館及總領館服務時，處理僑務，多蒙李先生支援。

民國十三年，直奉戰爭，馮玉祥、胡景翼等由國民黨人策反，發動「首都革命」。黃（鄂）膺白先生出任國務總理，改定清室優待條件，驅逐廢帝溥儀出宮，接收古物，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，由李先生出任委員長。委員會負責清點古物，嚴密保管，公開展覽。北方軍閥政客看到故宮古

物珍寶眼紅，貪念一生，盜換搶劫都做得出來。若非由李先生領導委員會秉公處理，古物焉然保存至今。嗣後成立故宮博物院，由易（培基）寅村先生出任院長。不幸發生所謂「盜寶案」，易氏橫被誣陷，李先生與吳稚老離出面為之辯白，以諍訟紛紜，暗潮媒孽，易氏蒙冤隱逸，抱憾終生。李先生為易氏親家（姪宗侗為易婿，時任博物院秘書長），亦被詆毀。廿二年，我由駐法使館假歸，曾短期寓上海法租界滄洲飯店，易寅村氏即住隔壁房間。一天李先生來訪易氏，並到我房間閒談。關於「盜寶案」，李先生說告發人並提不出任何證據，易氏本可出庭法院，自行辯護，奈有某方壓力（指張（繼）溥泉夫人），深恐審判不公，遭人構陷，故暫行規避，以待澄清。李先生稱許易氏耿直剛正，為官清廉，以屢躋高位，為人嫉妬。其住滄洲飯店費用亦係友人資助。李先生又說中法文教事業係運用法國退還庚子賠款，私人無此財力，懷疑者不明真象，竟牽連「盜寶案」，事實俱在，不辯自明。

結交摯友敦睦邦交

李先生在法國居留多年，回國後又再去，一生往返二十多次，記得五年中我曾與他同船兩次。李先生交遊廣，人緣好，和藹誠摯，受人尊敬。好友如赫禮歐（Edouard Herriot）及穆岱（Marius Moutet），在法國政壇為風雲人物，不僅對李先生之中法文教事業大力支援，且對中法邦交熱心維護，被稱為親華派。此外如戰時（第一次世界大戰）總統彭卡萊（Raymond Poincaré）

）、「老虎總理」克雷蒙梭（Georges Clemenceau）、數學家總理班勒衛（Paul Painlevé），接「老虎總理」衣鉢的蒙岱爾（Georges Mandel）等都與李先生有往還。我國駐法外交官除與法外部接觸及正式應酬外，少與政府及議會要人有私人友誼。李先生結識的友人可以影響法國對華政策。故李先生被稱為「超級大使」，並非過譽。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，駐法公使（彼時尚未升格）人選，政府即屬意李先生，李先生拒未接受，推薦齊致（雲青）（曾任豆腐公司經理）為代辦。

赫禮歐為激進社會黨魁，三度出任內閣總理外，歷任眾議院議長、國民大會主席等要職。他兼任里昂市長，達五十年之久。赫氏擁護國際聯盟，力倡世界和平及與德國和解，反對法國佔領魯爾區（Rhin）。希特勒當權後，赫氏反對納粹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法國戰敗，赫氏被德國囚禁，盟軍勝利後恢復自由。我國國民政府成立時，蔣委員長介石曾專函赫氏，由李先生面交。赫氏對蔣委員長非常崇敬。我國對日抗戰，赫氏力主援華。日內瓦國際圖書館成立，赫氏亦列名為發起人。中共成立偽政權後，赫氏反對法國與中共建交。赫氏於一九五七年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李先生以老友凋零，感傷不已。

穆岱隸社會黨，為溫和改良社會主義者，與李先生同一志趣。他與李先生結交甚早。李先生曾秘密資助其競選眾議院議員，義行不為人知。穆氏當選眾議院議員後，聲望日隆，曾六度出任殖民地部長。法國人從事政治活動，第一步為入眾

議院，隸屬一政黨，作黨團活動，對國事良諛熟計，能言善辯，自可脫穎而出。穆氏在政壇活躍半個多世紀，一帆風順，對李先生當年之義助，感激終生。穆氏支持國父孫先生革命，主持退還法國庚子賠款，協助李先生成立「華法教育會」及里昂中法大學。他也支持我對日抗戰。晚年當選參議員，活到九十三歲。

李先生先後為我介紹赫、穆二氏，對我在總領事任內辦理僑務大有幫助。參戰華工受法國共產黨之煽動，常常鬧事，有時被法警察拘捕，或押解出境。穆氏介紹我與內政部及警察廳主管聯繫，在交涉上省却不少麻煩。青田籍華僑多自義大利非法入境，沿街兜售皮革製品及石刻小猴之類，因無居留證，常被警察拘捕。我為他們申請正式居留，在過渡期間，由總領館出一紙證明，得以相安無事。種種皆在餐桌上商談解決（法國人都喜吃中國菜）。古人謂折衝樽俎，確非虛語。華工有王慶元者，為一老粗，但重江湖義氣，在華工中為老大。他因鬧事，被法內政部下令驅逐出境，來館哭訴。他有同居法國女子，生有子女，且在汽車廠有工作，如被驅逐出境，則家庭拆散，無家可歸，亦將失業。我如幫他這個忙，則嗣後華工問題，有他「老大」在，一切必可得心應手。我請穆氏設法，他概允向內政部長說項。內政部首管告我，為程序起見，請我國大使出一公函致外交部長轉內政部長擔保，驅逐出境令即可撤銷。我往洽大使館秘書謝東發，請他備函請大使簽字，謝東發最怕事，他說大使一定不肯簽字。我說：「你儘管將公函打好，我去請大使

簽字。」我拿公函見顧(少川)大使，請他簽字。他在猶豫，我說：「華工們都說顧大使在巴黎和會為國爭光，如無華工參戰(挖戰壕)，我國即無出席和會資格，顧大使應該感謝華工。」顧大使一聲不響，立刻簽字。我拿給謝東發看，他大感意外。公函由我親自傳遞，沒有幾天，王慶元的驅逐出境令果然撤銷。嗣後華工鬧事，一通電話給王慶元，無不逢刃而解。抗戰初期，共產黨僑吳玉章在華工聚居地鼓動風潮，亦因王慶元聽我指揮，陰謀終未得逞。事後我帶王慶元去見李先生，李先生對王說：「你是國家的功臣。」

李先生為我介紹另一友人蒙岱爾，他原為「老虎總理」手下一強人，對我國友好。我在總領館時，他是殖民部長，我與他促成法國軍官六人以退役軍人身份前來我國，擔任蔣委員長顧問(德國顧問已離華回國)。我又與蒙部長商洽我國物資經由越南入我國境事，擬有草約，惜因歐戰爆發中止。所洽各事，未透過法外部及我大使館，蒙氏毅然擔當一切責任，足見其英明果斷。他對李先生百分之百信任，愛屋及烏，隆情可感。

吃哲學素美意延年

李先生素食，每餐必蒜。因精生物化學，研究大豆營養價值極高，故在巴黎成立豆腐公司(一九〇九)，提倡素食。李先生認為肉食者兇殘，如虎狼，素食者溫和，如牛、羊。人類兇殘，故有戰爭殺戮，世界永不得太平。基於人道主義與世界和平，故主張吃素，兼可養身。李先生雖未皈依任何宗教，但其慈悲心腸，救人救世宏願

，及追求人類至高理想——世界大同，已具備宗教家之修養。李先生也打太極拳，晚年停止。有病不吃藥，禁食休息而已。他在國內常住法國醫院，不是看病，是避難。

民國十五年，「三一八」慘案，段祺瑞執政府槍殺請願學生，引起全國公憤。段氏下令通緝學生運動禍首，李先生亦榜上有名。他到東交民巷(使館區)法國醫院暫避。凡遇不利環境或需避賢時，都住法國醫院。他病情惡化時，拒絕人工延長生命，一任其自然。吃大蒜是一大特色，蒜要整個蒜頭，不能搗碎或煮熟。往往到人家吃飯，自帶大蒜，放在西裝或長袍口袋內。不少女士們怕大蒜臭味，常竊竊私議，李先生故作不聞。中年時午餐後睡一、二小時。他說每天有兩個早晨，活八十歲就是一百六十歲。晚年進食及睡眠化整為零，每晝夜進食四、五次，睡眠四、五次，但每睡時間很短，進食也很少。李先生說：此之謂返老還童。這種特殊生活方式，給一起生活的人不少困擾，大家就寢時，李先生正在起床；起床時他又在睡覺。李先生做事從容不迫，對人無疾言厲色。有時我緊張激動，李先生以幽默口吻安撫，使我失笑，終歸心平氣和。李先生養生，順乎自然，故不吃補藥，不做功夫(如坐禪、練內功)，李先生以忙而不急、慮而不愁、樂而不淫、喜而不狂為養生要素。李先生亦富興趣。一次在輪船上，李先生邀同船友人圍着大圓桌站立，各以兩手扶桌沿，每人手相連，集中心意，要桌子搖動。不到五分鐘，桌子果然搖動起來。李先生說是電感，並非鬼神，扶乩亦然。李

先生不信鬼神，但也說鬼故事。一次他夢見一個朋友死了，過幾天接到訃告，那個朋友真死了，李先生也說是電感。他不迷信，但信儒家所謂天命，天命不可違。九十三歲那一年(一九七三)，李先生感覺身體不適，但不吃藥，不看醫生，拒絕任何手術，溘然長逝。樂天知命，李先生有生之。

我為「中外」寫拙稿有年，友人指摘我寫人常寫自己，似有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自我吹噓標榜之嫌。其實我是根據回憶寫我與人交往情形及直接印象，總不能置身事外，我沒有蒐集資料，訪問查證，故不敢為人作傳。敬拜善言，附此作一交代。

訂閱中外雜誌，購買中外文庫及合訂本，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
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
帳戶，或寄郵票至臺北市龍江路一
〇八號即可收到書刊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臺幣壹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。中外雜誌社，款到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